



边看边聊

也是这样的雨天，我在等她。

张杨北路518号，浦兴路街道办事处门口。曹雷、蔡金萍、张培、童自荣都到了，就缺她。说好下午两点集合，已过了刻钟。手机响了，我妻子来电话说，广宁打电话到我家，说她出门一直打不到车，可能要迟到一会儿。我的手机在振动档，没听到她来电。

也就过了一會兒，她来了。雨中，我们一行转道去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剧场。一出大型四幕的方言话剧《情满人家》，开演了。这出戏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居民之间互帮互助、友爱的情愫，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展开。内容涉及禁毒、帮困、再就业等一系列社会热点，生命短暂的无常与在浪漫情怀中的演变，扣人心弦。

难以想象的是，这出大戏编、导、演全是居民自己，而且出自一个叫“东四”的居民小区。这个小区居住主体是当地拆迁的农民，就是一帮农民自己搞了一台大戏。浦东开发建设的奇迹，不仅发生在陆家嘴金融城、张江科学城、遍布城乡的居村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也都是这样令人震惊。艺术家们感慨无限，纷纷热情点赞鼓励。

广宁坐在一边听着，不说话。很多场合她都是这样，既没有妮莎舍生忘死的威武之气，也没有玛拉的情意缠绵，有时候脸

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不知情者会误以为她“自命不凡”，有一点“公主”的孤傲。当我把艺术家一一介绍给居民演职人员，大家都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要求“来一个”。广宁轻声问我：“表演什么好？”“都可以。”我说。

她缓缓起身，“公主”的漂亮声音一出口就引人入胜。“从前有个小猴子，

也是这样的雨天

烁渊

在山下捡到一个大西瓜，献给了猴王。这个猴王，从来没有见过西瓜，更不知道怎么吃，又羞于向大家请教，就出了一个考题，谁说出西瓜的吃法就奖励谁多吃几块。有只小猴说吃‘瓜瓢’，另一只争宠的小猴说吃‘瓜皮’，无知的老猴子附和说吃‘瓜皮’，结果猴王与大家一起欢天喜地啃‘瓜皮’……”

说到这里，现场一阵哄笑。广宁的声音塑造能力非常强，她一人分饰了五个角色：妙趣横生的解说，聪明小猴的诚恳，争宠小猴的稚嫩，虚伪老猴的恣意，愚蠢猴王的霸道，个人性格迥异，栩栩如生；彰显作为一个天才配音演员的非凡语言艺术功力。

投入表演的时候，广宁双眼炯炯有神，脸上表情多变，闻其声就像看一部有趣的童话片，大家都

被她的表演逗乐了。这个《小猴子吃西瓜的故事》，是她保留剧目，在以后很多公众场合，有求必应，她都会牵出这群“猴子”，每次都是满堂彩。广宁其实是一个内心无比丰富、非常有情趣的人。

就在这次活动快结束的时候，街道领导宣布为每位艺术家长期赠阅他们编印的《大爱社区报》。广

宁与其他艺术家一起留下了自己的住址。

当天活动结束后回家，晚上九点多。我接到了她的电话，说了四十来分钟。除了畅谈下午观摩的体会，赞叹居民的艺术创造力，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私下里沟通，广宁会话很多，而在公开场合就不善言辞，这可能是她的性格，也可能是大家闺秀的矜持，或许在电影里早就见识世界的从容、淡定、波澜不惊，形成了广宁虽配音亦作无数，名扬四海、依然谨慎的为人处世之道。她在电话里叮嘱我，以后有社区的活动，一定要叫上她。

《大爱社区报》是月刊，定期介绍社区建设动态、市井风情，还有街区轶事、居民人生记录、先锋模范故事，内容丰富，升腾人间烟火。半年以后的一天晚上，广宁来说电话说，上个月一期没收到，希望我查问

一下街道是不是漏寄。街道明确回答按时寄出。

半个月以后，她来电话说还是没收到。听得出，她的声音里有点疑虑，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一周以后，她又来电话要我帮助问一下邮局。十余年之前，没有快递公司。这是2009年的事。

三年以后，她搬家了。她要我立即转告街道，修改报纸寄送地址。

也许有人会问，广宁却是不屑一顾，广宁却是这样“如获至宝”“紧迫不舍”。是不是因为“大篷车”里没有中国改革开放新生活的壮丽图景，而她又非常渴望身临其境？这份报纸是不是成了她情系社会众生的“蓝桥”，或是她在希望的田野上“望乡”的一个窗口？她对参与社区活动与一份社区报纸如此渴求，应该是对生活蓬勃新生面的热烈追求，与对美好生活创造者感情的努力体验。托尔斯泰说，艺术不是技艺，它是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广宁通过配音为无数世界艺术经典架设传播桥梁，完成传达人类美好感情的神圣使命。

也是这样的雨天，她走了。她是在“倒霉”的雨季里走的。我再也等不到她了。不禁黯然神伤。梅雨啊，你本来就是像我这样严重风湿病患者的“天敌”，现在竟然抢走了我们心爱的“公主”，你好狠心啊！

我不是她同事，只是作为一个策划人，十余年来有不少活动与她同行。

幕后

彭瑞高

为什么刘广宁逝去街头巷尾一片叹惜声那是因为幕后的声音已打上上海的烙印她无论几岁永远说着少女的清纯

为什么幕后的她逝去我们总是欲哭无声因为面对讣告我们总是想起永嘉路上简陋的录音棚那里的男声女声滋润天下灵魂而那些幕后的人一如星空流云飘逸而真诚闪烁却永恒

她留给我的印象如此独特、美好，终身难忘。

我必须马上通知街道办事处，再也不要向广宁寄送《大爱社区报》了。她现在不需要了。在九霄天堂，她可以随时俯瞰大地，她关注的沧桑巨变将一切尽收在她眼里；而这等美妙的“公主”声音将始终飘荡长空，让喜欢她的人们始终感恩她的长情陪伴。

默默地施展歌喉。相别了几十年的家乡的夜色，明月，星星还是那么引人遐思。在乡间，有蛙声作伴，何谈寂寞。抬头望明月、星星、心底一下变得清澈如水。蛙声、明月、星星，朴实无华，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它们是家乡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的证明，它们也是家乡生态文明描绘出的一片鲜活的希望。

在乡间，田里有田鸡，则是庄稼的卫士，害虫的天敌。它是稻飞虱、苍蝇、蚊子等害虫的克星，据说一只田鸡一年可捕食上百万只害虫。农谚云，春捕一畦蛙，秋少一担谷，蛙满塘，稻满仓。在自然界中，田鸡素有活晴雨表之称，崇明谚语称“田鸡呱呱叫，

昨儿逛超市，我问女儿想买什么？她说要大白兔奶糖。我心里暗暗吃惊，什么时候我们小时候的老字号，已经深入“00后”的心里了？

虽然浓浓奶味的“大白兔”当年吸引了一大群孩子，送礼送“大白兔”也很体面，但我小时候却不怎么喜欢它，嫌黏牙。我那时候喜欢的有三种硬糖，一个是陈皮梅糖，烟纸店里卖一角钱十粒；一个是奶油话梅糖，稍微贵一丁点，一角钱九粒；还有一个好像叫维生素C糖，红色的玻璃纸，糖内夹心，平时不怎么买得到，一般在喜糖里才能见到（那时喜糖流行各色糖8颗一包这么发）。反正都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奶牛奶糖也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卖，我和女儿都喜欢吃。

“大白兔”现在焕发新春，不仅扩展业务做雪糕冰淇淋，还跨界搞润唇膏和护手霜，这是现在一些老字号流行的改革新招。最早注意到老字号换新颜的，是百雀羚。这个是我小时候流行的面霜品牌，但它现在针对城市青年女性，设计了小清新款包装，水、乳、霜、精华、面膜等等，一应俱全。小时候还用过的一个面霜品牌叫“友谊”，比较厚比较油，因为两个词在一个话里面读音相似，所以我一直把那一个小盒面霜当作“油腻”。

洗头发，一开始用香皂，后来有海鸥洗发膏，不过我妈喜欢的是蜂花牌洗发水和护发素，洗发水有红色和绿色两种，护发素是奶黄色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的都是这个，直到后来“你有头皮屑吗？用海飞丝”的出现。那时候流行零拷，就是用完后，把两个瓶子洗洗干净，还可以到小店里面零拷，装满洗发水的大罐子下面一个龙头，一开，就往瓶子里注入了。这种节约的作风后来不见了，直到我去日本旅行，在他们的超市里，发现他们的洗发水和沐浴露也是有替补装的，有点重温旧梦的感觉。

第一支钢笔用的是英雄牌，墨水是同牌子的纯蓝墨水，后来有了一支永生牌钢笔，专门用碳素墨水。高中时代热衷练钢笔字，特别喜欢墨黑的碳素墨水，但似乎对笔头伤害比较大。永生好像相对高级一点，专门出暗头金笔，大概在我进大学那年，终于获赠了一支14k金笔，因为金贵，所以就一直藏着没有用，反而浪费了。

回力牌运动鞋，现在已经驰名中外了，当时我们上体育课穿的球鞋，就是回力牌的白色球鞋。最简单朴素的解放鞋款式，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一直穿这种球鞋。白色鞋子很容易脏，发黄，那时候，外婆帮我洗干净后用白色石膏粉来刷，就又如崭新的一样。一双鞋一般穿个四五年，等哪里有破洞了才扔。这是现在半年就要买新鞋的小孩们无法想象的。

吃的老字号其实最多了，比如老大昌搅奶油，凯司令麦淇淋蛋糕，还有光明牌冰砖、紫雪糕。我记得光明冰砖是4角钱一块，一般人还舍不得买一大块吃，营业员就会把它一切二卖。但是一刀切下去，总不那么平均吧，那么大的那块卖2角1分，小的那块就卖1角9分。我曾听过一个故事，小孩拿了2角钱去买冰砖，结果小的那块卖掉了，大的那块缺1分，只好悻悻回家。现在听来都像“天方夜谭”，但那就是我们年少时的生活呀！

大雨要来到”，“八月田鸡叫，晴得泥土翘”，“风热天有晴，田鸡日夜鸣”。农人们依据田鸡的鸣声来操办农事，并预兆当年天气的收成。

而今的我，面对明月和星空，任凭那恋旧的情绪在心头掠过，心中平添了许多人生的沧桑。此时此刻，只有明月照我心，唯有蛙声代心曲。



夜光杯

七夕会

象鼻巨岩，庞然大物，是从天而降，还是自海而升？接目瞬间，我惊愕长叹天之造化，竟不由自主叩问自己……

“蓝洞”，乃地中海心脏——马耳他名扬遐迩的“三蓝”之一（另为蓝窗、蓝湖），位于主岛西南角伦迪镇。其高约百米似象鼻的浅黄色巨岩，镶嵌着星星点点的翡翠绿，稳稳妥妥地插入湛蓝大海；“鼻”两翼洞内，游艇穿梭往复，俨然一幅动态山海美景图画。到得胜地，几乎无人不想入洞一窥其秘，故而乘艇游洞生意火爆。游客穿着橙红色救生背心，煞是醒目，在海天一色中破浪前行，抑不住兴奋相互挥手向邻艇示欢，忍不住好奇纷纷拨弄明澈凉波。奔涛振石壁，舟摆趣何长。洞窟幽深，高约三十米、长近百米，石岩缝隙导入阳光，和着水下植物，镜像多变，岩壁或浅赭或黄褐，海藻或伸展或舒卧，艇虽减速，仍目不暇接。出洞遇潜水者数，羨其畅而憾力不从。转念人须知足，身儿已然腾骧于广阔天宇之间，岂还能不高呼快活哉？

顺提一笔，“蓝窗”不幸已于2017年3月被飓风所毁，虽无计回春，但老天照应，窗变新景：巨大的头形石岩似人如兽，瞪眼张嘴，仿佛在诉说其身受之苦。呜呼，上苍把美好馈赠人间，也可能随时收回！



摄影

“蓝洞”咏叹

吴道富

蛙声，对于自幼在崇明岛长大的我，实在悦耳。每当春夏雨后天晴，夜幕降临的时候，明月高挂，星汉璀璨，乡间池塘，河沟边，稻田里，就会传来阵阵悦耳的蛙声，似鼓如潮，“咯咯，刮刮，果果”，如一曲曲优美动听的和谐韵律。那时，我内心总在向星星诉说，同田蛙和明月唠嗑。蛙声、明月和星星相伴着我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一段美好的时光。

青蛙，乡间称之为田鸡。田鸡又有老花田鸡、小田鸡之别，体形较大者又叫作“茄猫”。如今，离开家乡，耳

染地学到的一点皮毛而已。及至到了儿子念中学、搬出来单独住了，那时候，自然而然地就进了厨房，打点起三口之家的柴米油盐。

在酒店干着“策划总监”的活计，一俟到了端午、中秋、春节，忙得根本无暇顾及家中嗷嗷待哺的小儿。但即便如此，俺也是努力地尽心尽力做个好妈妈：每天天色乌漆墨黑起床，买菜、洗菜、做好晚餐准备，然后伺候小儿子吃了早饭，才急匆匆地去赶工；下班时，更是心急火燎快马加鞭往家赶，须臾，荤素汤饭悉数上桌。由此这般只求速战，想要精进厨艺那是痴心妄想了，只求个温饱、偶尔翻个花样，便是能干得一塌糊涂的“田螺姑娘”了。

蛙声

郭树清

边喧嚣着的只是城市的吵闹，再也听不到静谧的蛙声。除了中秋之夜，遇上天晴赏月之外，难见莹莹钻石般的星星，更无法寻觅乡间蛙声伴明月的那种宁静闲适的感觉。身后拥挤的城市，视野反而小了，久违了那份在乡里，身披月光，听蛙声吟唱，与星星对话的情趣。

春末初夏，回到了故乡。村落的夜晚月光，星芒，蛙声依旧，几十年来未闻其声咯咯吹唱的蛙子，如今它们依旧在村野护着蓝天，守着星斗，恋着锦绣，

对于女人来说，“入厨房”要比“出厅堂”难度大得多。前者需要长年积累、任劳任怨地不断磨练技艺，方能于咫尺空间，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而后者，不论年龄、无关长相，只要记着每天每天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再大把地撒些银子置衣装点，总是可以大大方方地见人的。

但偏偏地，女人的厨艺，又确乎是我们这个传统国度衡量一个妻子或母亲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似乎不善庖厨的女人，总归不能算是完美的。

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厨房的。刚结婚那阵子，跟婆婆同一屋檐下住着，日常琐事都是婆婆悉心打理，只有在节日宴客时，才会叫“本埠餐饮业资深人士”的儿媳出马“弄两个菜”。殊不知，儿媳在酒店也只是做的行政，仅有的一点烹饪能力，是从娘家耳濡目

但是，长年累月锲而不舍的辛劳，总归也积累了些许烹饪心得。按照我家小儿子的话来讲：妈妈还是有几个拿手菜的。每次回国，他也断不是奔着去外面花天酒地，而是心心念念地想要吃到“妈妈的味道”。这个，到底叫为母欣慰了。

谙得厨房妙处，是近几年的事。一来大病后居家时间较多，二来也要为退休的

一入厨房深似海

李珏

“后职场时代”做个准备，所以，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厨房厮磨了。渐渐地，终体会到了“一入厨房深似海”的无措，端的是煎炒烹炸皆学问、中西烘焙难上手。有时候一道菜、一款点心，须得是试上好多遍，方能勉强上得了台面。但终究丝毫悔意，每日乐此不疲，犒劳家人，也犒赏自己。

厨房，是个非常琐碎的地方，要成就美味，得经过很多道工序，由此，偷懒者都会用“君子远庖厨”来做说词，稍有些阅读能力的，也会说即使是写出《随园食单》这本饮食名著的袁枚，其自身亦是不善烹饪的。但家事总要有人做，做了家事又能融会贯通上升到新高度的，那确定无疑是有慧根的了。

前段日子宅家闲着，读了几本好书，其中林文月的《饮膳札记》尤其喜欢。一个大家闺秀、大学教授，还偏偏喜欢秀个厨艺，每每宴请导师、学生，都必亲自下厨。多年后闲来翻阅这些保存完好的菜单，忽来灵感，便有了这本记录平常饮食心得的书。按照作者的說法：生活的美好，也可以是在清除房屋、安排家具，或者饮膳烹调方面。林大教授尚且如此，顿时叫人感觉进厨房的理由高大上起来。厨中亦有颜如玉吧，林文月是这样相信的，我也是。